

評析中華民國重返亞洲開發銀行

俞 劍 鴻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副教授)

自從一九八三年中共開始表示有興趣參加亞銀起，我國在亞銀的會員地位便受到空前的挑戰。最初，中共要求必須先將臺北趕出亞銀，以作爲其參加亞銀的先決條件。後來，中共改變原先態度，不再要求將臺北趕出亞銀；此一決定受到亞銀的兩個主要支持者——美國與日本——的歡迎。從而問題變成了：究竟我國是否應在「中國·臺北」此一亞銀與中共安排的名號下，繼續參加亞銀，抑或退出亞銀？在一番激烈的辯論後，我國政府選擇抵制不出席年會二年，最近始決定在抗議的方式下，參加今年（一九八八）亞銀在馬尼拉召開的年會，並希望以同樣的方式，重返大部份的其他國際性組織。

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簡稱亞銀, ADB) 的組織與功能，大致與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相類似。亞銀成立於一九六六年，設立宗旨爲藉由向公、私單位所籌募之基金，貸款予亞太地區國家之各種經濟社會建設計畫，並提供財政與其他方面的協助。詳言之，亞銀成立之目的如下：

1. 鼓勵旨在開發之公、私投資；
2. 在亞銀的監督下，貸款予開發中會員國，以爲其開發之用；
3. 配合開發中會員國之經濟發展計畫與政策，協助與滿足其需要；
4. 提供技術援助，協助會員國籌備、借款與實施其發展計畫；
5. 與聯合國、各國際組織、國際機構及國家實體（包括公、私機構）等有關本地區發展基金之投資者，進行合作，並吸引其參加新的投資與協助之計畫；

6. 從事其他有助於本地區經濟發展與合作所必要之活動，提供其他有助於本地區經濟發展與合作所必要之服務。①
由上可知，亞銀與大部份國際組織之不同處在於，該組織之重要性由其會員國之經濟力量而來，並准許個別的政治實體如香

註① Asian Development Bank, *Basic Information*, April 1987, p. 1.

港加入其組織。目前，亞銀有四十七個會員國，其中三十二個為亞太地區的國家，其餘十五個則來自其他地區（見附表）。就經濟發展水準而言，十八個是已開發國家，二十九個是開發中國家。

附表 亞銀會員國認購亞銀股本捐款額統計表
 (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準)
 (捐款額單位：百萬美元)
 第一部份：亞太地區國家

國別	捐款額 (單位：百萬美元)	特別提款權+ (SDR)
阿富汗	11.95	\$ 16.95
澳大利亞	1023.70	1452.28
孟加拉	180.64	256.27
不丹	1.10	1.56
緬甸	96.35	136.69
柬埔寨	8.75	12.41
中國	1140.00	1617.27
庫克羣島	0.47	0.67
斐濟羣島	12.03	17.07
香港	96.35	136.69
印度	1120.05	1588.97
日本	963.50	1366.88
吉里巴地 (Kiribati)	2408.75	3417.20
南韓	0.71	1.01
寮國	891.23	1264.35
馬來西	2.46	3.49
馬爾地夫 (Maldives)	481.75	683.44
尼泊爾	0.71	1.01
紐西蘭	26.01	36.90
巴基斯坦	271.70	385.45
巴巴布新幾內亞	385.40	546.75
菲律賓	16.60	23.55
新加坡	421.52	597.99
新加坡羣島	60.20	85.40
索羅門羣島	1.18	1.67
斯里蘭卡	102.60	145.56
中華民國	192.70	273.38
泰國	240.87	341.71
東加王國	0.71	1.01
瓦努圖 (Vanuatu)	1.18	1.67
越南	60.38	85.66
西薩摩亞	0.58	0.82
合計	10222.13	14501.73

說明：* 以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之美元為計算標準，
 即一美元等於 0.888671 公克純金。
 + 每一單位SDR等於現值1,41866美元

第二部份：非亞太地區國家

奧地利	\$ 60.20	\$ 85.40
比利時	60.20	85.40
加拿大	925.43	1312.87
丹麥	60.20	85.40
芬蘭	60.20	85.40
法國	411.78	584.18
西德	765.34	1085.76
義大利	319.75	453.62
荷蘭	181.47	257.44
挪威	60.20	85.40
西班牙	60.20	85.40
瑞典	24.08	34.16
瑞士	103.25	146.48
英國	361.31	512.58
美國	2374.40	3368.47
合計	5828.01	8267.96
總計	\$ 16,050.14	\$ 22,769.69

資料來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 44, 日期未標明。

亞銀內有關中國代表權的政治紛爭源起於一九八三年二月。是年中共表示有參加該組織、成爲其會員國的興趣，而在當時，我國仍享有作爲發起會員國之一的權利與特權。正如所料，雙方的政治對抗，於焉展開。爾後在今（一九八八）年的四月二十八日，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十一屆亞銀年會中，臺海兩岸的代表，在大約一千五百名由各國財長與中央銀行總裁或副總裁所率領的代表及觀察員之集會中，第一次正式會面。此一歷史性事件如何發生及其隱含意義爲何，是爲本文所討論的重點。

一、中共的立場

自從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開始掌權以來，中共開始推展門戶開放政策，並進行四個現代化的計畫。爲使上述政策與計畫能獲得成功，中共必須在其國內外籌足所需資本。中共爲了從事此項工作，一面增加其產品與勞務之出口，一面向美日等國及聯合國

等國際組織借款。

一九八三年年初，中共開始申請加入亞銀。中共此舉，立即引起有關國家的注意。中共自認爲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並爲世界上百三十六個國家所承認——相對於承認我國者只有二十二個國家——因此要求我國必須退出亞銀，作爲其加入之先決條件。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便在一九八三年五月三日刊登一篇署名爲陳體強所寫之專論，鼓吹此一強硬立場。這篇專論隨即被翻譯爲英文，並於次日刊登在社址設於美國之親中共報紙——中國日報——上，顯示陳文之觀點代表當時中共官方之政策。

然而，同年六月二十六日鄧小平在與美國紐澤西州西東大學 (Seton Hall) 楊力宇教授的談話中却說，臺灣可以用「臺灣·中國 (Taiwan, China)」的名號，繼續留在亞銀。在專研中國問題的觀察家眼裏，鄧小平的這番話代表了中共對我國在亞銀地位態度的重大改變。毋須稍說，亞銀不可能完全接受鄧小平的意見，因爲，自始至終，亞銀便是一個獨立的國際組織，因而，爲了維持亞銀內部的和諧，亞銀必須設想出一個可行的妥協方案。直至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亞銀與中共才達成了能爲雙方共同諒解的備忘錄。此項備忘錄之規定要點如下：

1.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加入成爲亞銀會員國之日起，臺灣當局將以「臺北，中國」的名稱繼續留在亞銀……亞銀憲章的修正案，不會影響任何現有會員國的地位。

2.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後，亞銀將在所有文件、報告、資料、統計及其他出版品稱呼臺灣當局爲「臺北，中國」，如果臺灣當局發出的文件、信件及其他出版品的名稱與上述安排不符合時，亞銀將在分發時，將其名稱改爲「臺北，中國」

3. 在亞銀年會及其他會議的聲明中，若出現與上述名稱安排不符之情況，亞銀秘書處有責任採取必要之措施，使其一致，有關名牌、桌牌及代表團徽章等問題，均依上述原則處理之。

4.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起，亞銀將只掛升會旗及地主國國旗。

5. 亞銀會員國有權自己決定參加那個選舉區；然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後，「臺北，中國」可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同一個選舉區。②

正如本文後半所將討論的，本備忘錄顯示了簽約兩造都做了讓步，而此正爲雙方妥協的產物。對中共來說，其已成功地迫使亞銀接受其所堅持的「一個中國」的政策。可以確定的是，中共同意我國以不同的名稱繼續留在亞銀，與其所推動的「一國兩制」政策並不違背，此一「一國兩制」的政策，亦將適用於一九九七年後的香港。該備忘錄所具有的另一項功能是，不會把臺灣逼向臺獨的死角。因爲自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以來，中華民國即一直無法突破其在外交上的孤立困境，因而有越來越多的臺灣人民，

註② 亞銀與中共五點備忘錄，列爲「極機密」。

鼓吹臺灣應獨立。

尤有甚者，亞銀當局之所以同意中共加入，乃是基於如下的幾個考慮：

1. 中共在近年來，已漸變為參與國際社會活動的一個成員；
 2. 大多數亞銀的會員國，不再像以前一樣，視中共如同蘇聯一般，為國際政治上的一個負債；^③
 3. 中共已經承諾將捐贈約占亞銀百分之七的資金股本——較我國所做的捐贈，大致高出百分之五·八。
- 換言之，當時的政治氣候，確實有利於中共的加入。就長期來說，中共加入亞銀所可能獲得的收穫，比未加入要大得多。事實上，中共在一九八六年三月十日正式加入此一組織後。已在一九八七年一年中，取得兩項貸款，共貸得一億三千萬美元，並與亞銀交涉，準備於一九八八年內，繼續申貸其他六筆款項。

二、美、日的態度

美、日兩國為世界二大經濟巨人，且在亞銀內具有相當大的投票權及發言權，因此兩國——對其他亞銀會員國的態度影響很大。由於日本對亞太地區的發展投入最多，因此，傳統上，亞銀總裁一職均由日人擔任。目前，美、日兩國約各自負擔亞銀百分之十五的資本額。美國會要求提高其在亞銀的投票權，目前仍次於日本，佔百分之十二點四。日本對亞銀的亞洲開發基金（Asian Development Fund）所提供的長期低利貸款，已投入五十三億美金，相對於美國只有十二億美金。此外，日本亦捐獻四千七百八十萬美元，予一項專門對亞銀會員國辦理贈款的特別基金，而美國只有一百五十萬美元。一言以蔽之，美、日兩國幾乎對亞銀的任何大小事項，都具有最後的發言權。

毫無疑問的，美、日兩國基於下列原因，都歡迎中共加入亞銀。第一，兩國已分別透過其他管道，對中共施予財政援助，並無理由反對中共的入會。第二，由於鄧小平與趙紫陽的在位，中共有帶領中國大陸走向資本主義之可能。此與亞銀所企求的目標——增加對私人部門的貸款——並無違背之處。在亞銀所發行的一個小冊子裏曾提及，近年來中共與其他南亞發展中會員國就「鼓勵發展私人部門、及開放國內市場予國外廠商加入競爭，因而能藉由促進效率與資源分配之途，刺激本地區之經濟發展」所做的努力。^④第三，美、日兩國認為，一個已開發的中國大陸，將更有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並能對蘇聯在此區域的擴張產

註③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April 30, 1988, p. 2.

註④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hat It Is, What It Does, How It Works*, July 1987, p. 37. 引自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8, 1988, p. 1. 與 May 29, 1988, p. 5.

生抵制的作⽤。

美、日兩國對中共之入會所持的唯一保留是，應儘可能維持我國在亞銀的地位。此一問題至鄧小平說「臺灣可以用不同的名稱繼續留在亞銀」時，方獲得解決。由於美日兩國先後於一九七〇年代內撤消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因此，無法再幫助臺北以其正式官方名稱留在亞銀。兩國所能做的，只有設法確保中華民國在亞銀應享的基本權利與特權。⑥其後，美國建議以「臺北，中國」的名稱，替代原有的正式名稱——中華民國。此一建議隨即為中共所接受。⑦當我國外交部宣佈將參加一九八八年亞銀年會的決定後，美日兩國都鬆了一口氣。亞銀總裁藤岡眞佐夫(Masao Fujioka)尤其「十分高興」，因為，他是四十年來，第一個能使臺灣兩岸官員面對面開會的人。⑧

三、其他國家的態度

就外交關係而言，亞銀中有三十八個會員國承認中共。不丹、印尼、新加坡和庫克羣島與臺灣兩岸，都未建立外交關係。只有三個國家——大韓民國、東加王國與索羅門羣島與中華民國維持官方關係。至於香港，由於它只是一個英國的殖民地，不論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或以後，都沒有承認臺灣兩岸任何一方的權利。

依據上述的說明，大多數的亞銀會員國理應歡迎中共入會。但是一談到貸款的實際問題時，除開大多數皆已成爲已開發國家的非亞太地區國家外，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的確非常擔憂中共的加入，因爲，從長期觀點來看，這些亞太國家由於受到領土面積與人口的限制，所能借到的款項，自然會因爲中共的加入，而大爲減少。的確如上所述，中共從來不諱言，將努力向亞銀借款。

至於我國，許多亞太國家都認爲，除非中華民國自願離開亞銀，否則亞銀成立規章之第三條條款，不應適用於以前曾爲聯合國之會員會或聯合國所屬專門機構之成員國、而現爲亞銀的會員國。當然，其中也必然有若干國家不願開罪中華民國，因爲，截至一九八八年初，我國已累積超過七百七十億美元的外匯存底，有些國家盼能向我國請求援助。或者至少，亞銀可因中華民國準備對開發中國家捐款十億美金、增加中華民國手中所持亞銀優先股的數量、以及對亞銀其他較落後的會員國提供低利貸款，而變得更加豐富一些——如果亞銀對中華民國更「友善」的話。一言以蔽之，當中華民國正富裕時，而亞銀却將中華民國趕出去的話，毋

註⑤ 聯合報，民國七十七年四月十七日，版一。

註⑥ 丘宏達，「當前我國的國際地位與外交關係問題」，聯合報，民國七十七年二月二日，版二。曾有報導指出，「臺北，中國」之名稱爲中共所建議。例見，

同上，民國七十五年二月十三日，版二。

註⑦ 同註⑥，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二十日，版二。

寧是一項十分得不償失的作法。而對其他某些會員國來說，由於它們自己的發言沒有多少份量，只好採取觀望態度。

四、我國的立場

我國自從退出聯合國以後，便被國際社會視為「現代的棄兒 (contemporary pariah)」，因為我國「在外交上處於孤立狀態以及除了經濟地位外，別無受稱道的聲譽。」^①那些已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或原先承認我國、而後改承認中共的國家，稱呼我國是一個「法外的國家 (outlawed state)」^②或「非國家 (non-state)」。^③中共為孤立我國，正進一步迫使我國退出各類國際性組織。我國在亞銀成立之初，早就料到中共會有今天的作法。因此，在加入亞銀時，我國便已明確表示，中華民國政府在參加亞銀時只代表臺灣地區。^④（早在一九六五年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時，由投票結果四十七票對四十七票、二十票棄權中，便可見其端倪。）

一九八三年，我國參加的國際性組織大約有十個，其中以亞銀為規模最大者。至一九八五年時，中共讓步同意我國繼續以其他名稱留在亞銀。而華盛頓與東京，也都希望我國能繼續保有亞銀的會籍。問題是：我國究竟是接受亞銀的安排呢？還是拒絕亞銀的安排、而退出亞銀？因為任何一項決定，都會對我國未來的國際地位，造成深遠的影響，不論此一影響是正面的或負面的。毋庸稍說，我國各界因此一問題而產生的激烈辯論，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國政府在一九八三、八四、八五年，均持反對中共入會的態度，強調我國為亞銀的創始會員國之一，而且入會以來，一向忠實履行義務，聲譽卓著。當獲悉亞銀與中共達成協議、簽訂上述五項備忘錄後，我國政府隨即表明「三不」的政策；亦即，不接受亞銀所做的安排、使用「臺北·中國」的名稱，絕不退出亞銀，不準備參加亞銀年會及其他亞銀任何帶有政治意味的會議。因此，在一九八六與八七兩年裏，我國選擇不參加亞銀年會，但仍舊參加數項不牽涉國旗、國家正式名稱等問題的純科技會議。^⑤另外，在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期間，我國政府也捐贈兩百萬美元給亞銀，以提醒亞銀我國仍舊為亞銀之會員國，雖然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亞銀並沒有讓我們增股。

基本上，我國朝野對此一問題的辯論，可以分成兩派不同的看法。反對接受亞銀安排的一派，堅決主張嚴守一個中國的概念

註① Robert E. Harkavy, "The Pariah State Syndrome," *Orbis*, 21, No. 3 (Fall 1977), pp. 623-649.

註② George Quester, *What's New o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spen, Co.: Aspen Institute for Humanistic Studies, 1975).

註③ Judy S. Bertelson, ed. *Nonstate N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1977).

註④ 丘宏達，同註③。

註⑤ 趙國材，「從法律觀點分析亞銀中華民國會籍名稱問題」，中央日報，民國七十六年六月四日，版二。

，而且認為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合理的政府。對此派人士而言，正名與正身同等重要。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接受新安排將為全世界所輕視踐踏。此種思想，源自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持此種意見者，還有其他的考慮。首先，「臺北，中國」此一名稱的設計，與一九九七年後的「香港，中國」的安排，並無二致。換句話說，持反對意見者，並不希望看到我國的國際地位在一九九七年以前，便被貶為地方政府。第二，一旦我國政府接受亞銀「臺北，中國」的安排，其他我國仍舊參加的國際組織，恐會起而效尤，要求我國接受同樣的安排。最後將使我國的正式名稱——中華民國——自所有的國際組織中消失。第三，接受亞銀的新安排，並非即意謂著如楊力宇教授所提議的「一國兩席（One Country, Two Seats）」^⑧，亦即，任何中共所能接受的意見，都必須符合中共所提的「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的模式。因為基於中共在中國大陸長期執政之事實，接受亞銀的安排，即表示接受「一國一又二分之一席（One Country, 1½ Seats）」或接受一九九七年後「一國一又四分之三席（One Country, 1¾ Seats）」的安排（因為，一九九七大限以後的香港，最多只能被視為佔有四分之一的席位）。第四，由於我國已擁有鉅額的外匯，我國並不需要為了保有一個對我國並無任何實益的國際性組織的席位，而犧牲正式的國名。因為事實上，我國早在一九七二年時，便已經不再向亞銀開發基金貸款，而在一九九一年時，也將還清所欠的債務。最後，一旦我國放棄正式的名稱，中共的宣傳機構便會以此大作文章，而中國大陸上的老百姓與海外的僑胞，也將會逐漸減少對我國的認同。

持贊成接受亞銀安排、重返亞銀意見者，大部份為自由派人士。他們所持的論點極多。首先，他們認為，只有藉由參加，我國的存在才能被世界各國所感覺到。因為，世界上大部份的國家都稱呼我國為「臺灣」，亞銀所安排的「臺北，中國」的稱呼，顯然要優於「臺灣」的稱呼。此外，自由派人士，還提出許多替代名稱如下：

1. 中國，臺北（China, Taipei）
2. 中國，臺灣（China, Taiwan）
3. 中國（臺北）〔China(Taipei)〕
4. 中國（臺灣）〔China(Taiwan)〕
5. 中國／臺北（China/Taipei）
6. 中國／臺灣（China/Taiwan）
7. 中國—臺北（China-Taipei）
8. 中國—臺灣（China-Taiwan），以及

註⑧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一日，版二。

6. 自由中國 (Free China)

第二，中共在外交上，已越來越主動、越具有彈性。最近，它便售予伊朗、伊拉克武器，並設法接近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等國。為求生存，我國必須自我突破過時的「永遠只有一個中國(One-China forever)」的心理情結，而代之以堅持「只有一個中國，但非現在(There is only one China, but not now)」的態度。如此，或可舒緩中共因堅持「一個中國」概念所造成的好戰性。換言之，我國不必擔心在可見的未來，會出現兩個中國的情勢。在此一競爭的階段，我國應讓中共去擔憂出現兩個中國的問題。第三，即使我國接受「臺北，中國」的名稱，其他國家也仍然會以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來看待我國。亦即，所謂「降為地方」，只不過是看在那些別有企圖的國家眼裏，事實上，中共並不能在亞銀裏沒收我們的資產與股權。第四，依據亞銀與中共所簽定的備忘錄內容，我國仍舊保有投票權，而不像香港，一直都沒有投票權。我國在亞銀年會及其他有關會議的席位，是依臺灣英文字母順序排在泰國的旁邊，而非在中共的旁邊。亞銀出版的刊物，也將我國依臺灣英文字母單獨列名，而非像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一樣，將我國列於中共名稱之下。而且，亞銀總部前也不升中共旗，此點也不會使我國為難。一旦我國重返亞銀，亞銀可能自我國多聘幾位工作人員；至目前為止，我國在亞銀內有七位工作人員。^⑭最後，如果我國不參加一九八八年的亞銀年會，屆時我國勢將有連續三年缺席的紀錄，一九八九年的亞銀年會，將在北平召開，我國是否出席仍是一大問題。

我國決定在今年參加亞銀年會，此一重大突破，始自今年一月十三日故總統經國先生逝世以後。這表示，在李總統登輝領導下的新領導階層，在處理這類問題時所做的決策，將更具彈性。在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新總統就職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李總統在被問及我國亞銀會籍時，他回答說，保護我國實質國家利益，將較其他任何事情來得更重要。隨後，外交部長丁懋時在今年三月十八日宣佈，我國將參加今年四月在馬尼拉舉行的亞銀年會。自然，此舉受到我國新聞媒體的喝采，至於以何種態度參加，則仍是一項謎題。

中共代表團於亞銀二十一屆年會正式開幕前幾天到達馬尼拉，當被詢及我國代表團亦將參加年會時，中共代表回答說：歡迎。^⑮但是，當我國代表團團員都將各自名牌上的「臺北，中國」名稱遮住，並且在西裝衣領上配戴國旗徽章。出現在大會前的招待會上時，中共代表團立即大吃一驚。在看到我國這種「公開挑釁的行爲」後，中共代表團的一位團員，立即向亞銀董事長抗議，但是，亞銀董事長並未因此做出對中共有利的反應。不久，中共代表團發表聲明：「非常不幸地，大會的管理人員，未能採取

註⑭ 聯合報，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版二。

註⑮ 同註⑭，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版二。

及時而有效的更正措施，以致讓目前正在召開的亞銀年會中，出現了「兩個中國」的情形。「中國」代表團謹此表達其深刻的惋惜，並保留再做進一步反應的權利。」^⑭為答覆中共的抗議，大會總新聞處發出聲明，亞銀將繼續遵守備忘錄的規定，並已要求中華民國「勿擅改該項安排」。^⑮然而，我國代表團絲毫不為所動，繼續在四月二十九日的開幕大會上，重覆同樣的動作，並且在大會上寫有「臺北，中國」的牌子邊上放上寫有「抗議中」幾個大字的牌子。同時，我國首席代表，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發表了一份書面聲明如下：

「有關我國正式名稱的安排，清楚載在各國簽署亞銀憲章的副本，以及我國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即妥善保存供批准用之法定文書上。自該時起，我國在亞銀的地位，便不會改變過。」

在我國將繼續依亞銀宗旨、對亞銀做建設性之貢獻時，我代表團參加各項亞銀活動，絕不表示我國接受亞銀武斷而不公平的重新安排。」^⑯

張繼正在最後一天報告臺灣省財政與經濟的發展現況時，也提及「中華民國」所達到的成就。^⑰然而，中共的首席代表却繼續指控我國代表團在開幕會上，拒絕遵守新的名稱安排，並要求大會遵守一九八五年時所簽定的備忘錄上的規定。但是據報導，中共並未對我國在「私底下與正式場合中」繼續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稱，提出抗議。^⑱

五、結 論

由於我國在今年重返亞銀，因而引起了許多十分敏感的話題。首先，究竟我國是否已經接受了亞銀與中共共同協議後所做的安排？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我國似乎已不太可能改變亞銀的既定政策，除非我們願將鉅額的資金投入亞銀，而其數額能超過美日兩國對亞銀所做的投資總額。只有用此一方法，我國才可能有較大的機會控制亞銀，使之對我國有利。問題是，要達到能控制亞銀的地步，所須花費的錢，將是一筆天文數字。亦即，我國不可能利用此種方法，來確保我國原先在亞銀的地位。而由我國參加另一項由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於今年五月在大阪所舉辦的國際會議中，我國

註⑭ *East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9-30, 1988, p.1.

註⑮ 同註⑭。

註⑯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三十日，版一。

註⑰ *Free China Journal* (Taipei), May 2, 1988, p. 1.

註⑱ 同註⑯。

代表團第二次在「中華臺北」(Chinsee Taipei)的名稱下與中共碰面，可以看出，我國對接受此一「新的」地位，表現的態度十分勉強。不過，吾人不應即以此而設想，我國已接受作爲一個地方政府的地位。因爲，在我國逐漸擴展與中國大陸的接觸時，此一扭轉外交孤立的措施，將對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提供一個巨大的影響，使他們了解到我國在臺灣的建設，確實仍足以成爲他們實現希望的一座不滅的燈塔。

第二，我國是否將參加明年在中國大陸舉行的下一屆亞銀年會呢？截至目前爲止，中共仍歡迎我國在「臺北，中國」的名稱安排下參加。^②不過，堅採「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我國政府，似乎不太可能派團參加明年在中國大陸舉行的年會。雖然依據備忘錄上的規定，中共不能修改亞銀憲章及對我國的會籍全權有所損害，但是，由於政治是一項所謂「可能」的藝術，一切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發生。^③

第三，我國曾經表示，將透過亞銀對在中國大陸上的同胞，依個案審查的方式，予以貸款。^④大致看來，這項聲明不像是個宣傳。因爲中共目前正在中國大陸沿海發展資本主義，我國可藉此對中國大陸這些日漸成長的私人企業予以加速回應，而踏出經濟反擊中共的第一步。

總而言之，我國參加今年的亞銀年會，確實是一件歷史性的事件。毫無疑問地，此次重返亞銀，深具政治意義。不過，我國是否能藉由重返其他國際組織如關貿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 與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等，而獲得對自身更大的實質助益；以及，我國是否能藉由重返亞銀，而使中國大陸同胞對我們更加支持，仍有賴政府提出明確的政策及國際環境的配合。

註① *China News (Taipei)*, April 30, 1988, p. 1.

註② 我國政府已不准許中央研究院出席一項一九八八年九月在北平召開的國際科學聯合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tific Unions)。見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版三。

註③ 中國時報，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五日，版一。

*

*

*